

小 說

新 生

島 崎 藤 村 著



徐 祖 正 譯

上 卷

(1)

序 之 章

『岸本君——我想把我近來的生活和思想的斷片寫一些給你。但是實在說起來，也沒有什麼可寫。沈默着也行得的。你和我的交誼愈深，愈覺得是沈默的爲好罷。離了老屋搬到新屋裏以來的我，覺得懶惰日子過得多，心裏反爾暢快似的。我是不能做什麼工作。在他人指揮之下自然更不能夠工作了。那末拿自己的意志當作一根鞭子，安放在背上去登人生嚴肅的旅路罷，這也是不能夠。直到如今沒有做過一章有頭有腦的事那就是最好的證據了。對於青天白雲和大地的凝望，儘天不會生厭。要是半天讀了書，那我是倦乏的居多了。遷進新屋以來，只除在空地上種種愛好的樹木，

解厭煩的弄弄地頭之外，沒有做過什麼事情。就是很有限的發出芽來的幾顆蔬菜，也不過去供養逐漸對於生命忠實的幾個小蟲罷了。自然不會有吃得到口的事。是這種情景，所以說不上什麼田園生活。我的生活依舊終始於空的生活裏。當然，我生活的琴線上安放着一隻倦怠和懶惰的灰色手。細想起來，這也是對於現代人人稱述的什麼叫「生之充實」上沒有信仰的人，所必定墮落進去的暗洞罷。那末不是要懊悔麼？在我已連這件事都不能夠了。爲什麼呢？因爲我的肉體裏，那個本能的生的衝動，早已微弱到了極點的緣故。永遠墮落進去的乃是無爲的陷穽。但是無爲的陷穽裏面，人們還有一個餘剩下來的信仰，就是兩千年三千年以來說古了的，哲理的發端又是哲理的綜合的那個無常——我從我失了生氣的肉體內聽見了這無常的鐘聲，重新仰起頭來聽出了神的時候極多。這是我這一向生活的基調……』

住在郊外中野方面一個朋友的信，展開在岸本眼面前。

這是數個月以前岸本得到的一封信。他再取出來，重新讀一遍。年青時候，他也對於朋友寫過極長極長的

的

的信；從朋友也得到過那樣的信。但是彼此交換的書信漸漸縮短到只寫要件的幾句話了。併且如果明信片可以濟事的話，就務必簡單些。同時非寫不可的信，增添了那麼許多。一天之中要寫好幾封，也不算稀奇。所以如此說來，展開在他眼前的那一封，不是容易從朋友間接得到的信。是借了信的形式寫給他不是一封信的信。一頭讀下去，第一他對於走到了人生半路上的人們中的一個，他朋友對他說的生活的近狀和那個告白，胸中起了極大的感動。好像一到了薄暮，棲息到這顆樹上那顆樹上，飛噪着的一羣小鳥，一隻不作聲，兩隻不作聲，喧呼快樂的鳴聲不一回都歸到了沉寂一樣；那種薄暮也到了岸本的周圍。就中像這位寄信來的朋友，在中野方面造了新屋，搬了進去以後，更把聲息含斂了進去，真的歸入了沈默。

拿讀了一半的那封信放在面前，岸本把十四五年來對之一向抱着敬愛的那位朋友，來比比自己的生涯。

岸本再繼續讀下去。

『……移居到郊外以來，我的宗教情調稍稍濃厚了些。我的佛教，自然不外是薰染着我身體的佛教的情味。與其說我想達到涅槃，寧可說我想迷進涅槃。與其說想體得空幻的清淨，寧可說想暫且安寄這個倦怠和懶惰的「我」，到如幻的境裏。好像睡夢中感到離奇的夢境一樣，想把倦怠和懶惰的生，變作神秘和歡喜的生。從無常的宗教想走進盡惑的藝術裏去……如此懶惰的我，對於郊外的冬景也多少感到了珍異，所以寫了日記。去年的十一月初四最初下了霜。到十一日降了第二次霜。第四次下霜的十二月朔日，下得像雪。接連初七，初八，初九三朝是濃的霜；所以八手葉和石葵等的葉子都萎了。初八朝上結了初冰。二十二以後完全入了冬季狀態；從丹澤山巒一直到秋父連山，看見雪的日子多了。風也吹得厲害。但是大概說來，初冬的野景非常饒於滋味。霜的蒼白比之雪更多濃意而帶哀趣。和此反對的，是霜解後土色的深濃，比之初夏雨霽後的還要潮潤。再有，成了乾膚膚的綠苔沾潤了霜水後照在朝陽裏面的時候，大地色彩之美真的到了絕頂。這時候的綠苔比之什麼綠還要鮮艷而有生氣。恰像敲

碎

碎了綠玉捨棄在那裏一樣。又好像看了印象派的畫布一樣。我在枯寂的冬天幻相中能夠見到這樣美麗的綠色，真是設想不到的。我的靈魂和肉體誘進了這種幻相美裏的一剎那，對於如幻的生也感快樂，對於夢的大千世界，也可像寶玉樣的愛惜它。但是自然的幻相，並不要什麼努力去發現；同樣，完全領略那個幻相，也用不着什麼努力。把夢就當作了夢的讓它過去了罷……」

要想把藝術的生活和宗教的生活兩相融合，住在中野的那個朋友，他有遺放下了相當的資產和儉約的習慣而去的父親，所以能有些微在這封信裏也表現在那裏玩味靜寂的沈默那種閒工夫。岸本沒有這種閒工夫。中野的朋友有朝夕隨侍的賢夫人，在岸本也沒有這個。他的妻，生了第七個女兒，因為產後出血過多，不久過世了。

下了山後，住到都會以來，岸本已過了七個歲月。在這個期間，差不多覺得奇異似的連接着親人的死。他長女的死。次女的死。三女的死。妻的死。接着他喜歡的一個外甥的死。他的靈魂動搖得停不住的動搖。好久以前，岸本也年青，朋友們都在年青的時候，他有一位朋友叫青木，青木還沒有認識中野一類的朋友，早早

過了世。從那位青木過世以來，算起年歲，岸本已多延了十七年的生命。近在他身邊的，死的都已死了，漸漸只剩下他一個人。

三

又有成了一個新的記憶，在岸本的胸間浮上一個光景。從連接連的親人的死，發迫得不堪的他，好像又因了這個光景，強制着他去看的覺得有一個東西。這是他做了送葬者的一人到鮑町見附內一個教會堂內參列弔式時候的光景。罩了黑布，飾上兩個花環的寢棺安放在講經壇下面。在那裏面，有岸本的舊同學，耶穌信徒，差不多有了二十一年以前，一起在一個學校裏畢業的一個人的遺骸橫着。得了肺病而死的一個同學的弔式，就在他生前時常來坐拜的教堂內極質素的舉行過了。不久就把寢棺從中央椅子通路搬過，又沿了牆壁運到教會堂的大門口來。爲了故人，有因爲在年青學生時代講過經給他聽的緣故，當天的講經也煩勞了那位牧師，和着親戚朋友等一起，在寢棺的前後左右一

同支扶着的走。

岸本站在灰色的牆壁邊，注視着這個光景。那天除岸本而外有姓足立，姓管的兩人，也是爲了弔孝來的。三人都是死者同窗的朋友。

『我們一伙兒只有這幾個了麼。』

姓管的說完後，做出找尋一同畢業伙伴的眼色。

『還有個把來的罷。』

足立也說了。

爲了送葬而集攏的人，各隨各的在那裡散了。岸本和兩個同學一起留在教堂內站了片刻，注視着各就歸道的信徒們一羣人。來到身邊的有代理親族向他們禮謝的一位年老人。這是他們三個人一起受他照應過的從前學校裏的總務長先生。

『唉，可惜了。』

總務長先生是說那過世的同學。

『小孩有幾個罷。』

岸本問了。

『四個。』

總務長先生說後，『說後事有點窘迫呢。』剩下了這句話，漫漫地走開了。

伴了兩個同學，岸本要就歸路的時候，送葬者大都出去了。只有少人氣的一個教會堂剩在那裏。在正面一個圓洞形的裝飾，高的牆壁，現在只有在前面安放過有花環裝飾的寢棺的那個質素的講經壇剩在那裡。只有會葬者一齊起立回去過後的許多並排着的長椅子剩在那裡。只有爲了弔式特地安置在講經壇旁邊的大花瓶和花和葉等剩在那裡。只有快要熱天的時候，從教會堂式的許多窗子裡射進來五月的陽光剩在那裡。

岸本好像不容易離開似的，一頭注視着從高屋頂邊射到下面來的陽光，大大的感到生剩下來的悲哀。這個悲哀是從許多親人死別後疲憊到疲憊底裡去的身體上感覺得的。

看了足立和姓管的，把年青時候的交友浮到岸本的胸間來。接連又聯想到過了世的青木等身上去。和岸本一起走下那教會堂石階的兩位學友已變了把青木等生存時候的事情像一章過去事樣提起來的人們了。

岸本伴了兩位學友一起，向着舊石城門邊走來。被足立邀了到好久沒有訪問過他的家去。送岸本到教會堂來的車夫，拉了空車，跟在一頭說話走着的岸本後面。

『不知隔了好幾年了，今天才到這個教堂裏來。』如此說着，走到了靠近舊石城門跡的空地來了。那是有風的日子，帶着黃色的砂塵捲起一個風渦襲了來。足立，姓管的，岸本，都時時轉過了背，等砂塵吹過後再走。

熱烘烘的太陽照在岸本三人的前面。牧師在講經壇上讀的過了世的學友的畧傳——四十五歲的一個人的一生——彼此一頭說到這件事，到了好像有城下樣的地勢邊，靜靜走上緩慢的坂路。

『方才我從家裏出來，適巧走到城壕邊，遇見他們一羣人。我就跟在棺後走到教堂裡去。』

開口說話的是三人中最年長的足立。

『我們一班中已經去世的有幾個了。』

岸本說了這句話，足立照例發出喜歡精密的語氣說道：

『二十個畢業生中，不是缺了四人麼。此回是第五個了。』

『死掉的只不過這幾個麼。好像還死去了好幾個似的。』說這句話的是管。

『下一次是誰的番了。』

對於這個足立的發鬆，姓管的，岸本，都不作聲了。

片刻，三人都沈默着走路。

『三人裡頭，我最先去罷。』足立又尋開心的說。

『怕我最不的確罷。』岸本非說不可的了。

『什麼，你是不怕的，恐怕我最先也說不定。』姓管的像發鬆樣的說了笑。

『然而我想我若會死，好像一二年間就會去似的……』

岸本的這句話，在兩個學友聽來，也許作為開玩笑，但他自己對於自己所說的這句話，有點笑不出。像烟樣的砂塵又猛襲了過來，他嘴裏有點窸窣窸窣作聲樣多的砂子落到他身上。

那天也不顧是葬式的歸路，同了姓管的一起蜂擁到足立的家裏。

『如此齊集的降臨，確是難得的。』這是足立說的，厚厚的承他款待着。岸本不覺得儘是暢談了下去，不管車夫在門口等着，直談到了日落時分。

『大家一起出學校的時節——那個時候好像有什麼有趣事情在前面等着似的。現在我們是這樣生活着

着，老兄——這就是人生了麼？」

並不想說的而岸本把它在兩個學友面前說了出來。

『是呀，這就是人生了。』姓管的用冷靜的口調說的。『我想到如此，有時覺得奇怪。』

『再沒有什麼旁的有趣事了麼。』

岸本這樣說後，足立攪了話頭去說，

『那樣子盼望有什麼有趣的事情，那個想頭已經錯誤了。』

在足立的房裏和姓管的一起，談談說說；岸本感覺到在這極熱的三人之間也有一種離奇的沈默，支配在那裏。那樣彼此沒有隔膜的要好朋友，那樣又說又笑的過了一陣；彼此的心，都依舊是沈默在那裏。

『無論怎樣，照此情狀，我可死不下去。』

岸本又覺得非說出這句話不可。

這種談話的記憶，這種光景的記憶，這種事情的記憶，這種內心經驗的記憶——從岸本看來一切都是新鮮活現，經過得沒有好久。無論見了什麼都有使他感覺到自己一生的危機快要臨頭了這個可厭可忌的預感的脅迫。

五

一頭想着學友的死，從足立家出來，坐了車子在沿着神田川的路上經過，這也成了一個記憶了。古代人說過的，地，水，火，風等的話都接連着進到他想像裏來的，也是那天坐在車上的事。像了近於迷信樣的熱心去想道：接觸着元始時代的刺激物：或是火，或是水，或是土那些的東西，或者可以救出自己來罷，這也是在那天車子上的事。

身世之不能預測呀！岸本帶領了妻子從山中下來的時候，說道有這樣重的澱積物等候在他一生的旅路上，怎能料想得到呢！中野朋友得到的那種倦怠，也到了他身上來。從前有幾多營了種種美的生活可以高揚他精神的幾位朋友，如今這也成了空虛了。他差不多要失掉生活的興趣。日長天氣，或聽到枯寂單調的街聲傳響到自己居室的紙窗戶上來，或是沉想到無底的寂寞裡去閉守着；一向再也不想訪人，成了只凝視着冷紙壁，一直枯坐下去的人了。這到底是過度勞作的結果麼？還是貫徹半生一向纏繞着的那無因憂鬱的結果麼？

再

再或者是服伺了沒有母親的幼小孩子們將近三年，同艱苦戰鬥了的結果麼？隨便那一個，在他都不能說定。

從中野友人處得來的那封信上末段，還有這幾句話寫着。

『岸本兄，我已到了沈默着也不妨事的時期了罷。倦怠和懶惰等着我回到我自己的裏面去。眼睛也疲倦了，心也疲倦了。不圖一眼看到花壇邊去，一隻白蝴蝶正找着了心愛的花壇上最初開出的一朵花。這個蝴蝶也是今年最初看見的蝴蝶。我所心愛的山茶花快會繁茂起來了。十天以前山茶萼與茴香開了花。這都是靜寂的花。又覺得茴香花大像臘梅，是韻致很高的花。看見這朵花的時候，我的心弦哀切切地震顫着。』如此的結束了。

中野的朋友沒有小孩。曾經領過岸本的第二個男孩說去撫養的。沒分曉而不聽話的小孩，到了一週間的朋友家去，已經住不牢了。結局仍把兩個小孩養在岸本身邊，把一個寄到鄉里的姊姊家裏。爲了寄在常陸海岸奶娘家裏那押末的女孩，月月也不能忘記寄錢去。他儘是默不作聲的埋頭，不間斷的勞作了下去。

岸本四十二的年紀快要近到了。想到前途的不安

使

使他對於一般所說男子的厄運那句話，也去側耳聽信了。他把中野的朋友比比自己，曾說過這樣的話：朋友的是帶着生氣帶着寬闊的沈默，自己的是死的沈默。在這死的沈默裏，他等候着快要襲來樣的那個猛烈的暴風雨。

(16)

第 二 卷